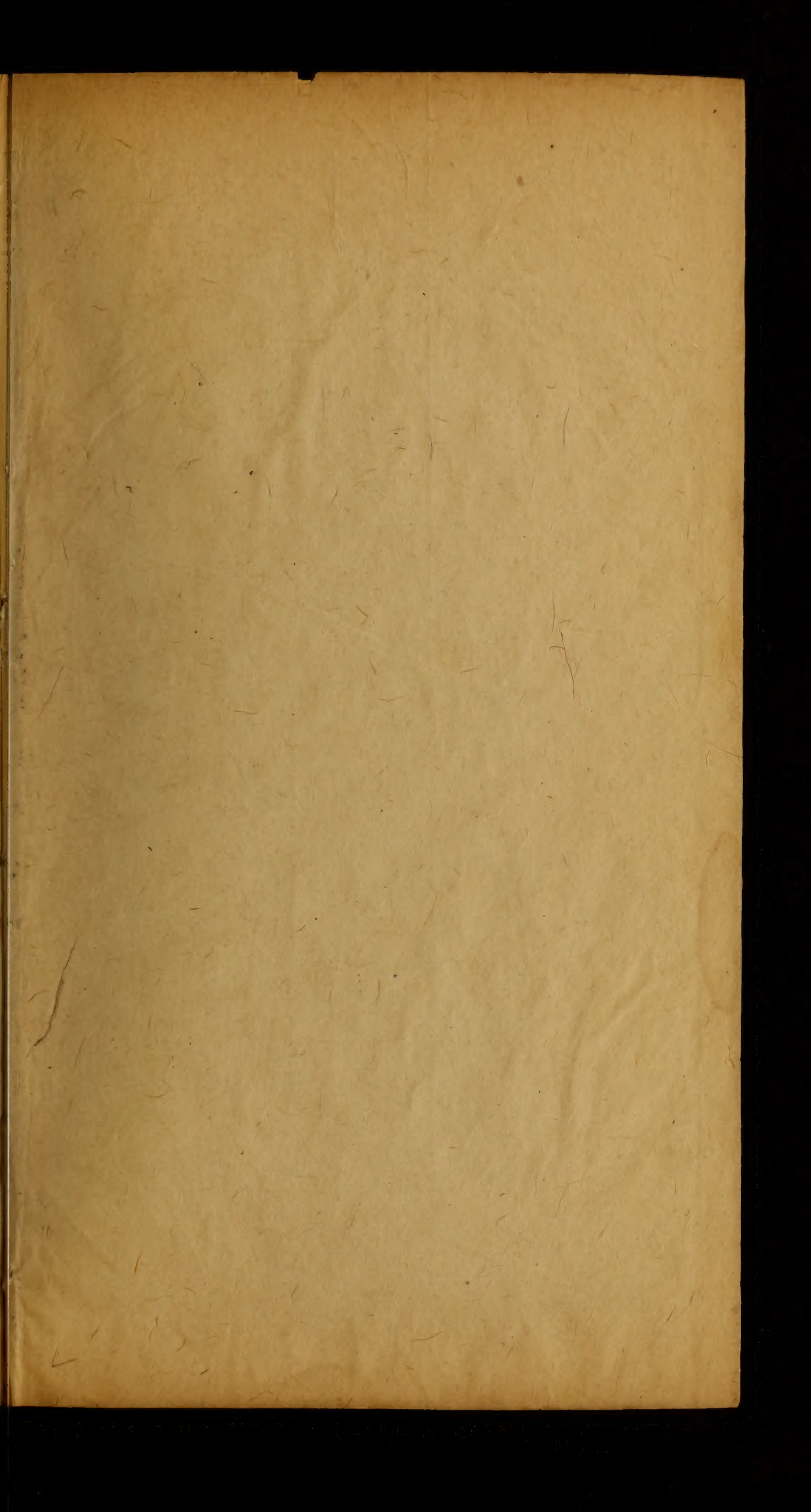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九

宋

光宗皇帝

庚戌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

金以完顏守貞本名左靨。固新之孫。爲叅知政事。

金主新卽政銳意于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勵精無倦耳久之進守貞尚書左丞。出知東平府。明昌四年。召拜平章事。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乞禁譏議道學者。

光祖初登第廷對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帝即位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帝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譏貶道學之非畧謂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于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豐熙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士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于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

加之以謗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
聖心豁然。示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
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
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滅。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業。
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
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
章。讀者至于流涕。是年廷試舉人。進士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
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
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
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
道學之議少沮。光祖壽以帝用潛邸巫醫吳端為閤門宣贊舍人。疏論忤旨。出為潼川府判官。

一潼川府。重和初置。注見前。

三月。金初設制舉及宏詞科。

舉無常期。上意欲行。則特詔天下。二科皆以待非常之

士也。

夏。四月以伯圭秀王子偁長子壽皇母兄。嗣秀王。

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藺在政府。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藺輙留納之。時方議建皇后家廟。藺力爭以爲不可。未幾中丞何澹論之。遂罷。帝以葛邲知樞密。而以晉臣代邲。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春。二月詔羣臣各言時政闕失。

時以雷雪交作。故有是命。吏部侍郎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尤切時病。（按騤此疏。續綱目誤繫于明年騤知樞密之時。今據騤本傳改輯。）尋詔以米五萬石賑京城權罷修皇后家廟。

秋七月。金以圖克坦鎰（本名安春。上京路明安人。按安春舊作按出。今改後倣此。）爲尚書右丞。

鎰該習經史。以材能稱。而有執守。時金主銳意治平。鎰上言。陛下撫太平之基。宜稽古崇德。無因物以爲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

者敢不愼其三哉。上下之情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

金主嘉之。未幾，罷爲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

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翼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卽授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翼日，合祭天地，風雨大

光宗政事多決于后視唐高宗令后決百司奏事何異至斷臂擅殺之慘亦復相同然李后之毒悍實皆光宗闇懦不振有以釀成之而不朝壽皇失子道其罪更浮于高宗矣

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値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寖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鳳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夏四月帝朝重華宮

以邱崈爲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

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
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
挺字仲烈璘之子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
宜撫定諸軍許之
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
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
御史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
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以書譙吏
部尚書趙汝愚且上疏極諫略謂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

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
宮之日。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
蓋為陛下辭責于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
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
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
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
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
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幸執侍從
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豈能伏父子之義責
望人主。至于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
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
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
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
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賴。顧不幸歟。 汝愚入對。往
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于是兩
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
還。都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

推恩親屬及使臣鄧從訓等幾二百人。

知荆門軍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卒。

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于復讎之義。訪智勇士。議恢復大略。乾道中以薦除勅令所删定官。因輪對。陳五論。一論仇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未幾以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及帝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多所勸釋。嚴保伍之法。盜賊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乃請于朝而城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一日謂僚屬曰

光宗自三年春疾瘳以迄五年春正月朝于壽皇及從幸者僅七見迨壽皇不豫以後問疾視藥之事終于闕如其過已無可解免續綱目于四年春正月記三月兩朝皆削而不載夫二年七朝不可不謂之定省久曠據史直書其失自

杲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

九淵兄九齡九韶皆學行淵粹。為學務窮原本。不為章句訓詁。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為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九齡。字子壽。九韶。字子美。鵝湖。山名。山有寺。為朱熹與九淵兄弟會講之所。今為鵝湖書院。在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北。白鹿洞。注見前。

是歲。諸路大水。

癸丑 四年。金明昌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帝朝重華宮。皇后從。

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

兒即增此兩朝豈遂足以末減光宗之罪哉因備錄之

嘗論孟子文囿芻蕘雉兔之往久之幷芻蕘雉兔之地亦不可得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章宗乃以圍獵之地悉與民耕則講武且因之而廢觀章宗論察吏教民之道未嘗不知治要顧核其平日所措施乃偏以典章文物爲急未免近于好名而于詰戎綏武之道棄之如遺遂驟變金源舊風國勢日就孱弱大定之業衰矣說者咸以章宗爲守成令主然子孫不能承祖父基緒致家法因之而淪雖有善政亦奚足

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金弛禁地。許民耕種。

金主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金主嘗謂近臣曰。凡稱政有異蹟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汚者多。故顯其異耳。又謂近言事者。以方今孝弟廉恥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心。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濶。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汚。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又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金主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是年夏。百官屢表請上尊號。金主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懼修省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

金以胥持國持國字秉鈞。代州繁時人。參知政事。

道哉

持國以中經童科入仕。爲太子祗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卽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昭容李氏得幸。李氏名師兒。父湘。其家以罪沒入宮籍監。金主大愛。納之。金主好文詞。李氏慧黠。能作字。知文義。遂寵。持國陰附之。又多遺賂左右。昭容亦自嫌門第寒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譽持國。金主愈信任之。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上書論之。且薦完顏守貞可大用。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音庸。續綱目撰作膏。本名額里埒宗堯諱。故凡宗字皆改之。按額里埒金宗室也。元史類編云。避世宗父舊作阿里剌。今改。後倣此。鞫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御史周昂。字德卿。眞定人。省令史潘豹。鄭

贊道。高坦。等五人。皆下獄被斥。明年。封昭容爲淑妃。復進封元妃。兄喜兒。弟鐵哥。皆顯擢。勢傾朝野。監察御史姬端修上書。乞遠小人。金主遣李喜兒問端修小人爲誰。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以聞。金主稍呵責之。然不能去。及圖克坦鎰入相。一日。金主問漢高帝光武孰優。鎰曰。光武在位歲久。無沉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致亂。由是言之。光武優。金主知其諷諫。默然久之。姬端修。字平叔。汝州人。本姓宗。亦以避諱改。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字同父。永康人。及第。

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爾。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

陳亮所學本出于縱橫家其平日為文即不能無偏駁之病而此對策更出于揣摩迎合不自知其可鄙矣以光宗子職之怨無可掩飾而亮乃謂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美觀稍有人心者必不出此操術不端

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益力學著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為上。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于壽皇涖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之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

雖能文亦奚足重顧後然
自詭爲推賢勇拓心胸適
爲有識者所不齒于人類
耳

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
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邱崈使總領財賦楊輔字嗣勳。遂寧人。等權
總其軍。
崈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
軍以殺吳氏之權。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六月。正出城
待罪。
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
罷。不報。乃出待罪六和塔。在今錢塘縣西南。臨江北岸。而上疏切諫
于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

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顏棫。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等上疏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田里亦不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諭旨乃復入都堂視事。復命差特立還浙東。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蔽沃剴切彌縫。鎮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同知院

蜀帥吳挺卒。端禮謂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若復承襲。將爲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帝意未決。及樞密命下。汝愚辭不拜。帝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領武興軍。汝愚始受命。按汝愚之辭。續通鑑據光宗紀。係于明年正月。今從本傳。

八月金主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帝生辰也。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景之之子。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

晨昏定省。天性自然。固非作而致之者。至于侍從連章力諫。臺臣慟哭殿庭。即勉強往朝。而本心已不可

問矣乃甫趣駕欲行旋以李后挽留即止忽而感悟天良忽而斷滅殆盡光宗既非失心狂易之疾何昧于父子之親受制悍后恬不知恥此誠咸丘蒙所云天下殆哉岌岌乎之時矣

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于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于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字德光。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

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等復力陳。帝始往朝。

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

夏主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

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 五年。金明昌五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宮。癸酉。壽皇不豫。

葛邲罷。

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至是罷知建康。邲後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

金購求遺書

凡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悉購之。尋又置弘文院。譯寫經書。

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壽皇自正月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四月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以臣觀之。壽皇

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

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至日昃。帝復辭以疾。于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裳與秘書少監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壽皇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字節夫。琦

問疾視藥子在而以孫代之已乖理之正然非諸臣再三固請並嘉王亦不遣矣壽皇是時疾且大漸況數顧左右欲一見帝為人子者尚何忍高處深宮漠然不顧是光宗之受制牝

曾孫。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浙江亭在今仁和縣南錢塘江北岸。）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非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于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

晨不惟有虧子職，真乃全失人心矣

壽皇崩。是夕，重華宮內侍訃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宰相乃率百官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請壽聖太后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為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光宗于壽皇生不能視疾殁不能執喪孝道虧而天理絕實無辭以謝天下留正身爲宰輔不請其力疾臨次以盡禮而請其早正儲位以釋謗已昧于重輕先後之權衡乃見御劄念欲退閒之語遽爾大懼佯仆請老止圖獨善其身而置國事如未務大臣進退之節若此亦奚足稱史册尚過爲褒予豈復知大義耶

秋七月留正請建皇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

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是爲寧宗。尊帝爲太上皇帝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
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
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
禪之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太
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
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
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
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
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也。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

已出所頼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涙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曰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見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内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黄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

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旣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之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

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同卿。侂胄。同卿之季父也。續綱目以爲后之季父。誤。后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大赦。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正旣去。及帝卽位。以爲大行欑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爲請。帝手札遣使召

光寧授受事出非常廢立之嫌實所不免觀汝愚之對侂胄及其拜右相謂不幸處君臣之變豈敢言功頗爲明于大義然口雖不自居功而于爪牙之臣則謂當推賞是于定策二字豈盡釋然于胸中而當時物論紛紜皆以汝愚功在社稷不免推崇太過畀曰

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詔徙叔椿爲吏部侍郎。而正復相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按是月除拜諸人。續綱目前後參錯。今依寧宗本紀。及宰輔表。改正。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以趙汝愚爲樞密使。

好人構陷至稱其實有異
謀禍源未必不萌于此也

汝愚既免兼參知政事。詔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樞密使。壽又以羅點簽書院事。

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

八月。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

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于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于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增置講讀官。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欑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正之罷由中旨汝愚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恚經黜謂汝愚曰公誤

水性就下黃河自北而南在漢已然觀武帝瓠子歌有淮泗滿之文可知河之入淮不自宋始宣房之塞力倍工堅故能經久不潰宋熙寧時王安石秉政任非其人用功苟且所以才及百年即大徙而不可復塞議者乃謂金欲以宋爲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故不復治滀曲說也

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悛。

河決金陽武。考黃河自金明昌五年。南北分流。從此南流不能復塞。關係甚鉅。續綱目失載。今採金史章宗紀。及河渠志。兼採胡渭禹貢錐指。增輯。

河決陽武故堤。灌封邱而東。歷曹濮鄆范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即今大清河。注見前。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即泗水。亦見前。注入淮。禹貢錐指。河涯梁山濼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河流又一大變。

九月。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

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

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郗瑞慶節賀表。前此改生日天祐節爲瑞慶節。

從朱熹奏也。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

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弢人。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弢曰。

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燚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湖州德清人彥穎之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白汝愚當以厚賞酧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政和中升平江軍為府隸兩浙路今蘇州府是）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

辭奉祠歸養。

閏月。詔議祧廟。

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字惠叔。興化人。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獻議。力主王安石之說。畧謂藏四祖之主于夾室。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室。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議者急欲尊奉太祖以東嚮之故。不知實無益于太祖之尊。徒使僖祖太祖。

祧廟何等重大之事烈廷
既有異同自當和衷集議
折中至當然後請詔旨而
行之乃榻前之奏寧宗方
爲稱善而四祖之廟已遽
毁遷則是所謂別建一
殿以奉祧主者亦出自宰
臣之意而寧宗並未與知
矣總由南渡以後乾綱不
振雖以汝愚在位尚不免
有專擅之失其他又何責
乎

兩朝威靈相與爭校強弱于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
疑于受擯。令人痛傷。今當以僖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
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又
據程頤之說。以爲僖祖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
僖祖無功業。不知物豈有無本而
生者。安石所見終高于世俗之儒。帝召對。熹復以所論。
畫爲圖本。陳奏久之。帝稱善曰。可于榻前撰數語。徑批
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集議。帝
然之。熹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毁四祖
廟而遷之矣。于是別建一殿。以奉祧主。而藝祖始正東
向之位。
續綱目于熹之議採錄不詳。又云廟堂不以聞
而毁撤僖宣廟室。按熹既具其議。又經面陳。安得
云不以聞乎。今依通考
及宋史禮志原文改正。
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

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

忌憚矣。游仲鴻，字子正，果州南充人。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院都承旨。

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熹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

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葬永阜陵。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于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革。欲休生民。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十二月。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按守貞之罷。續綱目誤書于明年之冬。今據金

侂胄怙寵擅權衆皆切齒寧宗豈竟無所聞卽向時爲所朦蔽而龜年旣條奏其奸亦當徐察以分眞僞兩罷之尚且不可乃忽出內降逐守與外而侂胄進官悖謬若此何怪奸臣之不日益恣橫乎

史章宗本紀改正。

守貞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淸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爲胥持國所忌。罷去。

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胄一官。

侂胄權勢日重。龜年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于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之。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

康人。中書舍人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繳奏以爲非是。不聽。由是

侂胄愈横。明年又加侂胄保寧節度使。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

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罷起居舍人劉光祖。

劉德秀劾之也。

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

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于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之言。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

乙卯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

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國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辭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楊簡字敬仲慈谿人

三月丙戌朔日食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字子約。祖謙弟。）于韶州。
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彭龜年李祥。不當
罷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
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
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
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
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始改送吉州。祖儉嘗曰
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
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新州。唐置。明廢。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是。吉州。隋置。今江西吉安府是。

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
深甫簽書院事。

流太學生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字子靜。溫州人。）張衟。（字用叟。福州人。）林仲麟。（字景冲。福州人。）蔣

傅。字象夫。信州人。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心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疏

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于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

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煽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五月詔諸路提舉司置廣惠倉。修胎養之令也。未幾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劍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眞僞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



疏姓名揭之。俾以次斥逐。或又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修者皆僞耳。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願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樂清人。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于朝堂。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自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按汝愚卒于明年正月。續綱目併繫于此。殊失實。今改正。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

乘龍授鼎幻想不經汝愚果有此妖夢胡紘輩又孰從而知之蓋必自經傳述以爲寧宗素服即位之驗故奸徒得執爲左証劾其假夢爲符耳大臣不幸處疑之閒不自知畏懼轉側禍患之徵所見已乖正殆則其賈禍不得謂非自取也

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廸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故相趙汝愚卒于衡州。

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寃之。訃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司馬光。富弼。韓琦。范

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

以余端禮。京鏜。爲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語錄各爲一家言。固不能無醇疵參半之失。除毀猶可說也。若六經四子。皆聖賢載道之文。有益而無損。自炎劉以來。布在學官。尊而弗墜。乃亦概施厲禁。其去嬴秦燔書之毒幾何。

夏四月。余端禮罷。

端禮始與趙汝愚同心共政。及汝愚竄逐。端禮不能救。

後黃度呂祖儉之獲罪端禮救解不獲遂爲公議所責。在相位期年。爲韓侂冑所制抑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吏部（按倪思本傳。時爲吏部。續綱目作禮誤。）侍郎倪思。

初翥要思劾疏論僞學。思不從。至是御史姚愈（平江人。）劾思。遂出知太平府。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

中書舍人汪義端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冑及其黨皆怒。

自是攻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屛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取前日偽學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倖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太理司直邵裒然言

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盡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于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

以其嘗擊朱熹也

十二月削祕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于道州

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常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

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稾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于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意以擊熹爲已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富川人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簧鼓後進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

熹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頂忍饑啖虀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尤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竄不辭家即就道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甚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倡僞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 蔡沈字仲默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

夏閏六月。貶留正爲光祿卿。

正既罷相。繼爲劉德秀所劾。初德秀未爲正所知。正客范仲黼以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自是彈者無虛歲。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僞學之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侂胄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居住。按正本傳。正之貶光祿卿。由張釜劾之。與續綱目異。張釜字君量。綱之孫。

秋八月。金胥持國有罪免。

持國爲金主信任。與李妃競擅朝政。張復亨。右司諫。張嘉貞。右拾遺。趙樞。同知豐安軍節度使事。張光庭。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高元甫。戶部主事。張巖叟。刑部員外郎。字孟弼。代州五臺人。傅汝梅。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裴元。郭邦。四人皆尚書省令史。皆趨走其門。謂之胥門十哲。續綱目云十人俱爲御史臺官。按持國本傳。十人之官班可考。必因爲御史臺所劾而誤也。今改正。至是爲

御史臺所劾。持國致仕。十八皆外補。續綱目云。九月復按持國本傳言頃之。起爲樞密副使。佐樞密使內族襄治軍于北京。翰林修撰路鐸恐其復相。因他事奏持國奸邪。金主曰。朕豈以此人復爲相耶。持國尋死。據此則持國並未復爲參知政事。續綱目誤。今削之。內族襄本名按。錫圖納孫。路鐸。字宣叔。冀州人。按舊作奄。錫圖納舊作什古迺。今改。後倣此。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聖慈烈。

十二月。籍僞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由字子由。長洲人。

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于是僞學得罪者凡五十九人。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

揚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衟。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李埴。燾之子。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趙汝讜。字蹈中。趙汝談。字履常。陳峴。字壽南。溫州平陽人。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張致遠。字里無考。與紹興中官侍御史者當別是一人。呂祖泰。字泰然。祖儉從弟。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從家揚州。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戊午 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詔有司寬恤兩浙。江淮。荊湖。四川。流民。

三月。葬憲聖慈烈皇后。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詔嚴僞學之禁。

先是張釜請下詔禁僞學。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于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草詔諭告。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子要職。

秋。七月。葉翥罷。

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字深甫。溫州永嘉人。）同知院事。

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

及之語事侂胄甘于屈膝由寶衣冠掃地矣然猶出自寒門或易流于汙賤不足深責若師羼屬在天潢當自存其尊貴乃亦獻媚

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闔未及開。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寶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曮。

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爲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以趙師羼字從善。燕懿王八世孫。爲工部侍郎。

師羼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羼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

櫺門至效犬嗥而不顧非笑可耻孰甚孔子謂鄙夫患失無所不至斥其不可與事君正爲此輩痛加鍼砭耳

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𢍰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

己未 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書始朝則前此之不朝可知寧宗即位至是已閱五年定省之禮闕焉不講夫以父子至性睽隔久遠返

二月。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以學爲棄物。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誓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夏五月。行統天歷。

先是詔造新歷。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歷尤疎謬。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

太上皇疾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成禮而還。明日

之子心其能安乎且光宗之不朝壽皇在廷交章論諫至有內禪之舉寧宗追思前事更當痛心疾首乃不知幹蠱而纘紹復亟羣臣方以上壽禮成相率稱賀寧宗亦竟靦顏受之眞不解其何肺腑然光宗不孝孝宗故寧宗亦不孝光宗天道好還此之謂矣

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初。淳熙中。鏜以使金守禮。遂見擢用。事具前。 及帥蜀。罷征斂。斬瀘州卒之殺太守者。蜀以大治。既與趙汝愚有隙。事亦見前。 為韓侂胄所引。遂大變其守。於國事無可否。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士論醜之。未幾卒。

三月。故祕閣修撰朱熹卒。嘉定二年。諡曰文。

時攻偽學日急。熹與諸生講學不休。或有勸其謝遣生

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寢而卒。年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李燔。字敬之。南康建昌人。張洽。字元德。臨江清江人。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輔廣。字漢卿。本河朔人。後居秀州。蔡沈。黃幹歷知臨川、新淦兩縣。又知安慶府。漢陽軍、和州。所至皆有異政。在安慶日。金人已破光山。民震恐。幹請于朝。城安慶。以資捍禦。後江水暴至。又以城堅。免于漂溺。舒人德之。幹嘗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幹倜儻有謀。軍民之心。翕然歸向。權要忌之。會召幹赴行

在為御史李楠所劾。幹遂歸里。弟子日盛。編著禮書。卒贈朝奉郎。李燔。初授岳州教授。教士不因時好。且曰古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故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習射。廩老將之長于藝者率之。後除大理司直。辭。尋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作亂。燔請于帥臣。自往駐兵守險。馳辯士諭賊禍福。皆帖服。復改官潭州通判。真德秀帥長沙。一府之事。皆咨燔。不數日。辭歸。紹定中。理宗論及高士。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不果召。卒贈直文華閣。張洽。初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寇聞有備。乃去。端平初。用薦召赴都堂審察。不至。將以說書待之。洽固辭。遂除直秘閣。卒。陳淳。性至孝。篤于內行。雖不用于世。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以特奏恩授安溪主簿。未上而卒。李方子。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曰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方子不少貶。彌遠使臺臣劾之。遂罷。黃灝。知德化縣。以薦除登聞鼓院。歷太常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荐饑。有旨停閣夏稅。灝奏乞併停秋稅。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削兩秩。而從其請。熹之卒也。黨

禁方厲。願單車往赴。無所顧云。蔡沈。始從其父元定謫道州。父歿。徒步護喪以歸。有遺之金者。輒謝之。曰。不忍累先人也。年三十。屏棄舉子業。隱居九峯。著書傳。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新淦。漢縣。今屬臨江府。安慶府。漢廬江郡地。宋慶元初。改德慶軍曰安慶府。今隸安徽省。漢陽軍。唐置。今湖北漢陽府是。松滋。晉縣。今屬荆州府。永新縣。孫吳置。今屬吉安府。安溪縣。宋置。今屬泉州府。德化縣。五代王閩置。今屬永春州。餘注俱見前。

夏六月乙酉朔。日食。

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

詔權攢于修吉寺。

秋七月以陳自强字勉之。福州閩縣人。簽書樞密院事。

自强嘗為韓侂胄童子師。侂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侂胄諷從官論薦之。即除太學錄。由選人至樞府。裁四年。

八月。太上皇崩。

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貶周必大爲少保。

祖泰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我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我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强。韓侂胄童稚之師。躐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于此。願急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

松既與祖泰狎友及其上書獲譴惟恐相累攻之不遺餘力小人叵測固不足論然松諂事侂胄祖泰寧有不知臭味既已差池何必與之相狎取人不端謂非自貽患哉

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字仲甫。莆田人。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收管。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貶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皇后韓氏崩。謚曰恭淑。

詔權欑于廣教寺。

吳氏世擅兵柄西蜀軍將
不知有朝廷至挺漸形跋
扈留正久欲謀殺其權余
端禮復行此其承襲皆不
爲無見吳曦既身留行都

十二月。葬永崇陵。

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卽位之初。總攬權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妒悍。閹寺交搆。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辛酉 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 春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三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己。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秋七月。何澹罷。以陳自强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時吳挺子曦。爲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冑已許之。澹持不可。侂冑怒曰。始以君肯

正可遏其逆志以防後患乃侂胄貪賄賂罔恤國家統制之除縱虎歸山負嵎貽患罪實不容于誅矣

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罷奉祠。潛急于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之一空。士論鄙之。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

曦至鎮。諂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于是兵權悉歸于曦矣。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曦至蜀未幾。侂胄以總計隸宣撫。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于曦。于是異志遂成矣。

大旱。

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皆附韓侂胄者。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

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奈曼鞬靼別部。方輿紀要云。在葱嶺西南。按奈曼。舊作乃蠻。今改。後倣此。襲西遼。滅之。自宋徽宗宣和七年。西遼達什稱帝。歷三傳乃滅。凡七十八年。

西遼主卓勒古出獵。奈曼王楚察里舊作屈出律。今改。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卓勒古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卓勒古尋死。遼祀遂絕。

壬戌　二年。金泰和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胄爲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于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二月。弛僞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僞學之禍雖本于韓侂胄欲去異已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故相康伯之孫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爲已甚侂胄然之于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咸先後復官自便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

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

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卽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夏五月甲辰朔日食

秋七月程松罷八月以袁說友字起巖建安人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以陳自强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

后少以姿容選入宫帝卽位封婕好韓后崩中宫未有所屬時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

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謬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于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羣小滿朝勢焰熏灼

是歲大蝗

癸亥 三年 金泰和三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

初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夏四月己亥朔日食

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勑劄授之。惟所欲爲。宰執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漫。畧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自強性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強所賄。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蘇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胄怠尤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史達祖。字邦卿。汴人。

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尋又置澉浦水軍。在今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南。水經注。谷水于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即此。

甲子　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自明昌末。北部谷達錫（舊作合底忻。今改。）與桑節亥（舊作山只昆。今改。）恃強擾邊。又有光嘉喇（舊作廣吉剌。今改。）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而卓木布（舊作阻䪁。今改。）亦叛。連歲用兵。饋餉空乏。洎諸部平定。（先命瓜爾佳清臣討之。失利。遂以內族襄代將。又命內族宗浩駐泰州。宗浩分兵奮擊。諸部多降。瓜爾佳清臣。本名阿卜薩。和囉嘮路罕都人。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泰州。遼置。金承安二年。移州于長春縣。今為蒙古郭爾羅斯旗地。按阿卜薩舊作阿不沙。和囉嘮路罕都。舊作胡里改路桓篤。今並改。）又築濠壘。備戍守。議者謂金勢已弱。有勸韓侂胄立不世勳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議恢復。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

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三月。臨安大火。

延及太廟。帝下詔罪己。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孝伯尋亦罷。以張巖參知政事。

五月。追封岳飛爲鄂王。

先是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尋封



劉光世爲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十二月詔宰相兼國用使。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强請遵孝宗典故。剏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强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動。

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三月費士寅罷。士寅于嘉泰三年十月參知政事。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爲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尋以斌爲七路招撫副使

竄武學生華岳字子西。貴池人。于建寧。

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金以布薩揆（本名喇錫左丞相忠義子舊作臨喜今改）爲河南宣撫使

金主問南朝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本名蘇蘇始祖第九世孫也按蘇蘇舊作撒速今改後倣此）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布薩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白于金主時金羣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使及新置兵事在八月）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要房于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胄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八月以郭倪知揚州。

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劉德秀罷。

遣使如金。

韓侂胄欲審金人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

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未幾。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冑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冑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金使不報。

以邱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

初。韓侂冑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絶。不然。必誤國矣。侂冑

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前以史鑑所載金朝人名音譯失真謬妄相傳因命詳加釐訂附釋各條分注之下以正前訛並於初見處批示大旨茲閱蒙古人名其舛誤與金史等我朝中外一家蒙古諸部久爲臣僕其語言音義必諳所及皆可周知又以奇渥溫得姓所自必元史傳譌詢之喀爾喀親王成袞扎布得其所藏蒙古源流一書有元事蹟氏族頗具梗概始知奇渥溫乃却特之誤蓋蒙古書却特與奇渥溫字形相似當時宋濂輩承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

宋

寧宗皇帝

丙寅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元太祖却特特穆津元年。按元自太祖至憲宗。皆未建年號。難以分注。今依南北朝例。但紀其即位首年。至世祖中統元年以後。始每年備書。却特舊作奇渥溫。特穆津舊作鐵木真。今並改。按元史又以奇渥溫爲元室之姓。亦非也。元之國姓。乃博爾濟錦氏。却特其貴種耳。此俱以蒙古源流訂正。

春

正月。夏李安全夏主乾順之孫。與純佑從兄弟。弒其主純佑而自立。

二月。壽慈宮火。

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二月。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

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

修元史既不諳其國語又不辨其字文率憑粗識蒙古字之人妄爲音譯遂誤以却特爲奇渥溫不啻魯魚之舛今既爲訂謬正以釋疑實考古之一快因爲發稍譯改以正史鑑之誤垂數百年之踳謬悉與辨剔闡明以昭一統同文之盛且俾讀史者得免耳食沿訛之陋云

焉。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錢象祖罷。

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爲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爲兩淮宣撫使。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

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後以金和議復成復檜爵謚

金復命布薩揆會兵河南。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

寧宗時事與高宗異高宗南渡之初去靖康覆亡不遠且父兄俱留係金庭使能發憤自強雪國恥而還二帝用兵未嘗無詞且當時亦有韓岳諸將可資恢復之力也寧宗朝所謂老成宿將者爲誰且當和議

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吳曦反。

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

時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爲先鋒。功第一。再遇剋日進兵。聞金已有備。乃先一日出其不意。泗有二城。再遇列旗鼓。僞爲攻西城狀。而已率精兵逕趨東城。先登。殺金兵數百。遂破之。西城亦降。倪以刺史牙牌授之。再遇辭曰。甫下二城。即得刺史。繼此何以爲賞。不受。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漢縣。故城在今潁上。隋縣今屬江河南光州息縣。南潁州府。虹縣。唐置。宋屬泗州。今屬鳳陽府。乃議降詔伐金。有曰。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

久成金羣臣咸請先舉而金[illegible]守和約拒而不許乃無端稱兵名釁曲直瞭然況[illegible]書誓表口血未乾[illegible]欲藉口復仇頓忘其為稱臣稱姪之國尚得謂之有名乎援師直為壯以自解乎

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璧之詞也。

郭倪遣兵攻宿州。唐置。今屬鳳陽府。大敗。

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漢縣。宋屬宿州。元省。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太祖九世孫。父希瞿。為沂王柄孝宗孫。父魏惠獻王愷。嗣。賜名貴和。

六月。鄧友龍免。以丘崇為兩淮宣撫使。

韓侂冑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崇代之。駐揚州。崇至

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于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于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

韓侂冑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冑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冬十月金布薩揆分兵南侵

布薩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赫舍哩子仁兵三萬出渦口赫舍哩呼沙呼一名赫舍哩執中阿蘇之裔兵二萬出清河口清河即泗水在淮安府西

步北。水經注。淮水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是也。完顏充按金史列傳。宗幹子名充。卒于天眷九年。此別是一人。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兵一萬。出成紀。此宋初移置秦州州治之成紀縣。明省入州。漢之成紀。注別見前。完顏綱本名約尼。字正甫。按約尼舊作元奴。今改。後仿此。兵一萬。出臨潭。舊洮州治。唐置臨潭縣。尋廢。金仍宋曰洮州。此沿唐舊名。今鞏昌府洮州衛是舒穆嚕舊作石抹。今改仲溫本名楞鄂。懿州呼圖克明安人。按楞鄂舊作老斡。呼圖克舊作胡土虎。今改。後仿此。兵五千。出鹽川。注見前。完顏璘兵五千。出來遠。宋寨。後廢為鎮。在今鞏昌府寧遠縣西南。呼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以邱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崈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崈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

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人破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樊城而遁。

金完顏匡破光化。宋縣。今屬湖北襄陽府。棗陽。隋縣。宋爲軍。今縣屬襄陽府。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宋置軍。元爲州。今屬河南汝寧府。襄陽隋州。唐置。今屬湖北德安府。進圍德安府。本漢江夏郡地。宋曰德安府。今隸湖北。

金布薩揆破安豐軍。宋置。治壽春。今江南壽州是。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其將鄂吞舊作奧屯。今改。後倣此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礪。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鎮名。在今壽州西北。以

備之揆乃遣薩布始祖弟傅郭尼之後按薩布舊作賽不傅郭尼舊作保活里今改後仿此等潛師渡八疊灘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禹貢錐指潁水由潁上縣東南流至正陽鎮入淮謂之潁口即春秋之潁尾也下安豐軍及霍邱縣注見前進圍和州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金人入西和州本宋長道縣之白石鎮紹興中移岷州來治改曰西和明降為縣今屬甘肅鞏昌府

十二月入成州西魏置明降為縣今屬甘肅階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注見前

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按兵河池韓侂冑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冑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

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
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
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
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
稱杖殺端。而陰
遣使送款于綱。及金富察貞破和尚原。入西和州。曦將
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
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破真州。攻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
金赫舍哩子仁。破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
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宇挺臣。成都廣都人。亟具舟以濟。
自是淮西縣鎮皆没于金。
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時興州都統制毋廣韻注云。毋邱。或為毋氏。思以重兵守關。曦閟金

兵至。因撤蔦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破曦退屯置口。在漢中府略陽縣西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卯。詔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布薩揆還軍下蔡。

金布薩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

淮邱宗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宗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宗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實旣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宗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宗募人持書幣赴金營議和宗乃遣劉佑持書于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宗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思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權文還宗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

轉戰未定。焉得有暇煮豆。而且前且却。道路孔長。又安得有如許熟豆布地。況戀棧不前。亦惟餓馬則然。若乘馭者鞭策得宜。亦不虞其盤桓不進。金人既乘勝追逐。又善于馳騁。何至驟然之自行自止。且馬正疾驅。可不能聞豆香而駐足就食。況交戰竟日。馬饑

尚使一統軍守之。

薛叔似免。

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絶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獵爲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自金兵渡淮。戍將望風奔潰。惟再遇數與抵禦。朝命再遇節制淮東軍馬。再遇謂六合最爲要害。引兵赴之。適金人大至。再遇登城。偃旗伏鼓。伏兵南門。列弩手城上。金兵臨濠。衆弩齊發。伏兵出鬬。金人驚遁。既而金赫舍哩都統合兵進攻。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堞如蝟。獲矢數萬。開門出奇兵奮擊。金人始退去。至是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又嘗引金人戰。且前且却。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

彼此相同此圖誘撓追騎嘗未爲已馬計乎至於縣羊擊鼓更同兒戲此蓋事前過於粉飾當時不加深察遂從而傳會之宋史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于營並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宋史

程松自與元逃歸

金完顏綽和舊作完顏抄合今改後倣此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在今漢中府南鄭縣南一名玉女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禮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蒙古却特特穆津稱帝于鄂諾河。即黑龍江上流發源于喀爾喀部西北之肯特山舊作斡難。作敖嫩今並改

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爾。舊作孛端乂兒今改後仿此。母爲阿掄郭斡。蒙古語多美之稱按元史太祖本紀阿掄郭斡嫁托本默爾根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窻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掄郭斡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勃端察爾也陳桱通鑑續編阿掄郭斡生二子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勃端察爾其季也今考蒙古源流神人語與元史合而生三子則同陳說並注于此。按阿掄郭斡舊作阿蘭果火托本默爾根舊作脫奔咩哩犍今並改勃端察爾生而狀貌奇異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烏桓之北與衛拉特舊作畏羅今改奈曼九姓回鶻故城和林。地在今喀爾喀部杭愛山東元太祖初都此後置和寧路。按回鶻即今回回唐時毘伽可汗築城于哈喇和林河之東其地本與蒙古接壤自唐末徙居火州回鶻遂散處西域五代宋初常以玉馬入貢其後又稱回回國王始見于遼史天祚

唐書稱回鶻之先本匈奴其俗與今蒙古相類又言其善騎射喜寇鈔復近厄

鶻特之稱故回紇唐回鶻器詩序而疑唐史回鶻傳或有沿訛特俟餘暇博攷茲閱通鑑輯覽因復加考訂則回鶻于唐末西徙火州後遂散處西域五代史雖仍稱回鶻而以馬市易多貨寶玉與今回部之和闐及哈薩克諸處物產相合至遼史始有回回之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回回回鶻彼此互稱蓋唐以前之回鶻本與蒙古接壤故風俗頗似蒙古嗣以後之回鶻散處今回部之地故物產與回部略同若夫紇轉爲鶻鶻又轉回音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

紇蓋即回鶻轉音。元史所載回回氏族與回鶻亦無分別。如昂吉爾傳稱阿哈瑪特回回人。而阿哈瑪特傳則稱回鶻人。實非有二族也。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伊蘇克依勃端察爾九世孫舊作也速該。今改并合諸部。勢愈盛大。已而生子有異徵。手握凝血如赤石。將卜名。適有名特璘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按元史云。伊蘇克依攻塔塔爾部。獲其部長特穆津。還次特哩袞布達拉山而生子。因即以命名。今依蒙古源流改輯。特哩袞布達拉。舊作跌里溫盤陀。今改。後仿此。後伊蘇克依卒、後追諡烈祖神元皇帝。特穆津幼。部衆多歸于族人泰楚特舊作泰赤烏。今改。後仿此。部。泰楚特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特穆津與母諤楞、舊作月倫。今改。後仿此。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楚特等敗。因得少安。時泰楚特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特穆津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眞吾主也、因悉

異雜之當爲衛拉特乃蠻之當爲奈曼也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舛互云

歸之泰楚特部遂微弱未幾塔塔爾部叛金特穆津自鄂諾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特穆津爲察袞圖嚕(舊作察兀禿魯今改)猶中國之招討使也特穆津以奈曼部強盛事之甚謹奈曼反侵掠之特穆津乃大會屬部于特默格(舊作帖麥垓今改後倣此)川(在和林西南)議伐奈曼奈曼部長迪延汗(舊作太陽罕今改)營于杭愛海(舊作沆海今改)山(在和林北)與默爾奇斯(舊作蔑里乞今改)諸部合兵勢頗盛特穆津與之大戰擒殺迪延汗諸部悉潰(未幾奈曼遂滅)特穆津益以盛強遂攻西夏破拉吉哩(舊作力吉里今改)寨(方輿紀要在榆林北邊外)經婁斯(舊作落思今改)城(與上同)大掠其人民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諾河之源建九斿白旗自號爲青吉斯汗(先是金王遣衛王允濟往靜州受特穆津之貢允濟

北伐之謀釁端在宋自金人分道大舉宋無不望風奔潰邱崈受命宣撫自不得不主和以紓國患顧侂胄之為元謀金人久已深悉請于移書內暫免繫銜以殺塗飾一時耳目金人甚其可欺邱識見卑鄙適足貽輕笑耳

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特穆津聞而憾之。靜州金屬西京路地里志云大定中以大山升置北至邊八十里遼史地里志云本秦州地當在今郭爾羅斯之境青吉斯汗舊作成吉斯可汗考蒙古源流云元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向之鳴聲曰青吉斯以為瑞遂取其音為號今依蒙古源流改正

丁卯 三年。金泰和七年。春正月。罷邱崈。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時金已有和意。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崈。

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宋置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是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人死之。

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在漢中府沔縣為界。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北。

治宮殿。欲徙居之。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祈等戍萬州。唐置。今四川夔州府萬縣是。泛舟下嘉陵江。即西漢水。自漢中府略陽縣北。與白水江合。又西南合諸水。入蜀之廣元界。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于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字君卿。成州人。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咸字逢儒。升卿子。自髡其髮。史次秦眉山人。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又有權漢州事劉當可。簡州守李大全。高橋巡檢郭靖。皆不屈而死。

二月。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

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金平章政事布薩揆卒于下蔡

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爲政多惠人樂爲用



安丙當曦謀逆受其丞相長史之命覥顏從召其視楊震仲等之抗詞死節抱愧已多及其既至興州則又以稱疾臥家坐觀成敗使非楊巨源等倡義誅討則丙且終爲逆黨矣迨巨源與好義定約報丙始出視事則其偪怯畏縮之狀已可概見乃事成之後丙遂掠其有功且至殺巨源以滅口用心更爲忮刻宋人既不能追討其從逆之罪而反盡以定蜀之功歸之當時刑賞失當總由於主暗臣邪耳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家于益昌。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下邽人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

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
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
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
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
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
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好義
急呼王換斧其腰。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
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
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
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
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

一日。時金遣珠赫呼舊作术虎今改正後仿此高琪西北路明安人齎冊予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

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效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勢逕取秦隴以牽制江淮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夏四月召輔知建康府

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詔以輔爲宣撫使丙副之兼知興州許奕（字成之簡州人）爲宣諭使改興州爲沔州（即今陝西漢中府畧陽縣）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以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對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程松以罪竄澧州。明年。再竄賓州。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金人復破大散關。

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諡曰成肅。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珠赫呼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荊鄂都統制。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䜿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因使將校樊世顯殺之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秋七月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柟字汝良大名人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

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即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冑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既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

葬成肅皇后

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張巖免

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

自興兵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絀。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次山字仲甫越之上虞人。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

侂胄罪惡貫盈伏誅已晚然自當明正刑章乃寧宗優柔寡斷謀及后兄引用彌遠諸人施為詭秘以鋤奸之舉幾如盜殺死越三日乃猶豫不信及審察得實始暴其罪于中外懦弱亦已甚矣況除一惡臣亦何功之可論而彌遠等遽因此進秩尤為濫賞紀綱不振若此毋怪一奸去而一奸復來也

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左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盡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

鑿沼于山。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晏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羼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御服之飾。其僭紊極矣。易祓。字彥祥。潭州人。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強于永州。斬蘇師旦。流郭倪等于嶺南。貶李壁等官。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卽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卽韶州誅師旦。安置郭倪于梅州。宋置。明廢。今廣東嘉應州是。鄧友龍于循州。唐置。明廢。今惠州府龍川縣是。郭僎于連州。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

金人必欲得侂胄師旦之

秩有差

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幬。

尋更名詢。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

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

初韓侂胄欲內交于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于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戊辰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春正月。王柟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

首特惡其倡議用兵也在宋人則不賞以此惡侂胄夫侂胄之姦邪誤國乃宋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況非其罪而云用兵之議倡自侂胄寧宗既從其謀豈可復委咎於下衹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譏之也

蘇師旦首畀金。枏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枏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侂胄事。枏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枏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枏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枏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枏持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枏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字大防鄞縣人）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

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爲姦四年三月臨安復大火焚省部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

夏六月金人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官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

秋七月詔邱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諡忠定

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當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字彥發嘉興人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續綱目作同知院事今依宋史寧宗紀改正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禆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

彌遠尋以母憂去位（在十一月）未幾象祖亦罷（在十二月）

金主璟殂衛王永濟（本名允濟後避諱改永濟世宗第七子）立是爲衛紹王

金主無子疎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

章宗既選宗室子授以大位自當擇德器才識之優異者代之庶付託得人而邦家攸賴乃心懷疏忌愛及柔弱無能之永濟遽爾畀以神器失策若此即不自為計獨不為宗社計乎且內既寵及妃嬪外復召怨於夏人見輕於蒙古兵至相尋馴至覆滅章宗不得辭其咎矣

奉永濟即位。明年。葬金主璟于道陵。廟號章宗。金章宗陵在順天府房山縣大房山東北。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諡忠定。後追封福王。

己巳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夏。四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妃李氏。

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布薩端。本名齊勤中都路和爾和必喇明安人。按齊勤舊作七斤。和爾和必喇舊作火魯虎必剌。今改。後仿此。承金主永濟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布薩端為右丞相。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歸治母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

訪。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使。

冬十二月。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後倣此。國降于蒙古。

輝和爾國自唐末。四遷火州。統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之

地臣于契丹。至是遂舉部降于蒙古。

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夏五月。丁巳朔。日食。續綱目。作四月朔。今依宋史寧宗紀改正。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爲蒙

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

遂侵葭州。金慶善努本内族。名承立。字獻甫。統軍使噶山之子。按慶善努。舊作慶山奴。噶山。舊作拐山。今改。後倣此。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免。

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採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

金主永濟嗣立。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絶。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

金之始日以和餌宋而用兵如故金所以日彊宋所以日削也蒙古方張之勢亦不過如金之初興其時守禦之方尚勝宣和末政何所畏怯遽爾遣使求和甘蹈宋人覆轍轉受制彊鄰而不悟耶

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周禮日。白北蒙古與金兵連禍結。故特書之。））

辛未四年。（（金大安三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塔邁珠（（舊作納合買住今改））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于我無釁。汝何言此。邁珠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掠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方輿紀要在大同府西北））。以進。金主始恐。釋邁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略達（（舊作粘合打今改））求和。蒙古主不許。

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

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遵頊改元光定。號安全日襄宗。）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金通吉遷嘉努（舊作獨吉千家奴。今改。後仿此。）完顏和碩（舊作胡沙。今改。後仿此。）至烏沙堡。（與下烏月營俱在大同府北。）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本漢白登臺地。金置縣。元廢。故城在今大同府陽高縣南。）遂攻西京。凡七日。呼沙呼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翠屏山口也。在渾源州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桓州金置。明廢。故城在今獨石

口外上駟院牧廠北。撫州亦金置。元為興和路。明廢。故城在今張家口外鑲黃旗牧廠西南。蒙古主復遣其子卓齊特、蒙古主長子。舊作朮赤。察罕台、蒙古主次子。舊作察合台。諤格德依、蒙古主第三子。即太宗。舊作窩闊台。今並改。後仿此。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注俱見前。由是金德興、元本遼奉聖州。金升府。元曰保安州。今州屬宣化府。弘州、遼置。元省。故城在今宣化府西寧縣。昌平、懷來、注俱見前。縉山、唐縣。今宣化府延慶州是。豐潤、金縣。今屬遵化州。密雲、注見前。撫寧、金縣。今屬永平府。集寧、金縣。屬撫州。元置路于此。明廢。故城在今正黃旗牧廠東。東過平、灤、謂平州灤州也。續綱目作平欒。今改正。南至清滄、與下忻代注俱見前。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堡名。故址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

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顔糾堅監軍完顔鄂諾勒舊作萬奴。今改。後仿此。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在萬全縣東北。勢極高峻。鴈飛過此。遇風輙墮。以備。和碩率重兵爲後繼。或謂糾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貛兒觜。在野狐嶺西。糾堅遣麾下明安剛里人。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糾堅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鋭而前。和碩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和碩僅以身免。走入宣德。注見前。蒙古兵乘勝

薄之。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和碩館八。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珠赫呼高琪屯通元門外。尋降和碩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冬。十一月。已酉朔。日食。

金以圖克坦鎰爲右丞相。赫舍哩呼沙呼爲右副元帥。

鎰爲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克遜鄂吞。舊作烏古孫兀屯今改。後仿此。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

內徙以避敵鋒自蹙境土既示人以弱且不免於脣亡齒寒此南人膚懦之見圖克坦鎰謀國何亦襲此說乎三州既素號富健與其內徙曷若併力守禦之惟東京遠距數千里誠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患遣大臣鎮衛固是要策衛紹王始則槩拒之繼則均悔之不稍知所審決史稱其鮮智能即此可見甚矣章宗付託之誤也

其敗必然。不若人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瑭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瑭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聰哉。呼沙呼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在易州西。地記。太行八陘。其第七為蒲陰。即此。殺淶水隋縣。今屬易州。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呼沙呼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嬀州。注見前。呼沙呼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作亂。

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

呼沙呼膺留守重寄乃遽棄城遁走又擅取官物殺縣令罪非一端宜示顯戮乃釋而不問更命典兵迨至敗壁已形惡言上達又止放歸田里尋復召用政

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舊作唐括合打。今改。後仿此。爲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在今宣化府宣化縣東南。一名鳴雞山。寰宇記。卽古磨笄山也。每夜有野雞羣鳴于上。故亦名鳴雞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壬申五年。金崇慶元年。春三月。金赫舍哩呼沙呼有罪。放歸田里。呼沙呼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

刑不立賞罰無章其致敗亡不亦宜乎

里。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壻陳日煚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昊旵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數千錢。流莩滿野。

金泰安劉二祖作亂。掠淄沂州。

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避正殿減膳。權直學士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史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乎宗廟者也。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小。咸無聞焉。或者

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眞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人

癸酉 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 春二月故遼人耶律留格 舊作留哥今改 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

留格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格不自安遁至龍安 即黃龍府大定中改隆州貞祐初升府 聚衆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和碩率兵往攻留格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 金改為咸州後升府明省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 留格後降蒙古蒙古主以為元帥令居廣寧

夏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永濟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爲右副元帥秋八月呼沙呼弒永濟而立昇王珣（顯宗之子原名烏都布是爲金宣宗金史作吾睹補今改）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金主復用呼沙呼使將兵屯燕城北圖克坦鎰諫不聽呼沙呼與其黨完顏綽諾（舊作醜奴今改）富察埒爾錦烏庫哩道喇（舊作烏古論奪剌今改後仿此）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呼沙呼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謀反奉詔入討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召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于馬上手刃殺之完顏錫固納（舊作石古乃今改後仿此）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呼沙呼至東華門護

圖克坦鎰既爲相遇國家大變既不能討賊又不能盡節徒以定計策立秀邸自免豈得謂忠臣哉

衛色埒黙（舊作斜烈今改）和爾（舊作紇兒今改）等納之。呼沙呼入宮。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困守之。呼沙呼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呼沙呼復遣人奪取。宣命之贊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圖克坦鎰時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呼沙呼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珣先封翼王。又封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

之萬世之功也呼沙呼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于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呼沙呼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圖克坦鎰字國本貞之孫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諡曰紹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珠赫呼高琪于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呼沙呼金主以高琪為左副元帥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珠赫呼高琪拒之敗績蒙古乘勝圍中都方蒙古兵至皁河欲渡高橋呼沙呼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呼沙呼創甚不

能出期高琪以乣軍（金史兵志東北路部族乣軍二西北西南二路乣軍十又百官志有密雅里乣等詳袞九處拨紀郎乣宗乣軍所收之軍也密雅里舊作咩今改後仿此）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呼沙呼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呼沙呼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大潰自度必為呼沙呼所殺乃以乣軍入中都圍呼沙呼之第呼沙呼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呼沙呼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蒙古以史天倪（字和甫永清人）為萬戶屯霸州

時蒙古穆呼哩（札拉爾氏嵯根郭斡之子按穆呼哩舊作木華黎札拉爾舊作札剌爾嵯根郭

幹舊作孔溫窟生今並改後仿此。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天倪拊循有方遠近降者十餘萬家。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

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蒙古主留奇爾台舊作怯台今改及哈斯台舊作哈台今改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並韃靼兵為三道。命其子卓齊特察罕台誇格德依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經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布扎爾舊作薄察今改等

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圖類（蒙古主少子。後贈睿宗。舊作拖雷。今改。）出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濵。隸。濟南等郡。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

甲戌　七年。（金貞祐二年。）春三月。詔安丙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改知潭州。

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故有

潭州之命。

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

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于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侯

周東遷而為春秋七國晉
南渡而為南北六朝吾人
論之詳矣如北魏初極强
盛至孝文自代遷洛輕棄

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

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金左丞相圖克坦鎰卒

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五月金主徙都汴乣衛乣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

本根不久而禍興六鎮馴致亂亡此又往事之龜鑑也爾時金之於蒙古猶前此宋之於金向使宋不南遷何致河北諸地盡為金有前車不遠尤當引以為戒乃宣宗不此之思而一經搆隙遽即遷都卒至軍變於內寇乘於外欲紓難而適以召禍其失算之甚也

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穆延盡忠本名摶多上京路明安人按穆延舊作抹撚摶多舊作象多今改後仿此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啟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令護衛乣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乣軍皆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袞舊作搜溫今改而推卓達舊作札達今改必什呼勒舊作筆什爾今改扎拉喇爾舊作查拉爾今改等三人為帥叛還北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卓達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卓達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蘇呼執不可平章珠赫呼高琪曰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蘇呼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

商禮以宋罷金歲幣爲差强人意此殊是謬當紹興時宋方與金搆怨宋之君臣不能力圖恢復以雪仇恥顧懼金人强盛覥顏饋納冀速議和固已甘心臣服迨大定以後罷兵修好交驩已非一日乃因蒙古侵陵金勢浸弱忽爾渝盟罷幣失已之信幸人之災是無恥耳且是時金不能爲宋患而蒙古之隙方張不知助隣以禦敵轉欲抑弱以扶强虢亡虞及理勢

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按蘇呼舊作素蘭。今改。後仿此。

罷金歲幣。

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絶之。畧曰。女眞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女眞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女眞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尚存。則用之女眞。强敵更生。則施之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

必然則宋人所自詡以爲得計者孰知即其失計之甚者乎

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字仁夫臨川人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九月壬戌朔日食

蒙古穆呼哩攻金遼西州郡下之

穆呼哩進兵攻金北京守將伊木沁舊作銀青今改正帥衆二十萬禦于和託戍名在今大寧城西舊作花道今改後倣此敗還嬰城自守其將完顏錫喇舊作昔烈今改後倣此高德玉等殺伊木沁推音達琿舊作寅答虎今改後倣此爲帥穆呼哩命史天祥天倪從兄等趣兵

進攻音達琿遂舉城降穆呼哩怒其降緩欲坑之蕭額森（舊作蕭也先今改）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穆呼哩從之奏音達琿權北京留守以烏葉爾（薩勒珠特氏察克察袞子按烏葉爾舊作吾也兒元史作吾也而薩勒珠特舊作珊竹察克察袞舊作察噶察華今並改）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于是金順成懿通州（注俱見前）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北海農家子）作亂

全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槍人號李鐵槍開禧中咸拱常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守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

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淄州人。後改名用安。〕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

時與中府石天應〔字瑞芝。興中永德人。〕亦降蒙古。〔鯨尋為穆呼哩所殺。其弟致復據錦州。自稱瀛王。降金。穆呼哩遣將攻破之。其下縛致出降。遂被殺。〕

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春二月。金布薩安貞〔原名阿哈。舊作阿海。今改。〕擊楊安兒。安兒敗死。三月。安貞復破劉二祖。斬之。

布薩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經歷洪郭〔按此係姓氏。史失其名。〕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岠

嵎山。在登州府棲霞縣東方輿紀要山舊產金亦名金山舟人曲成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在萊州府濰縣南。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爲夫。安貞復遣瓜爾佳錫爾格。上京路明安人。按瓜爾佳錫爾格。舊作夾谷石里哥。今改。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泰安新泰人。夏全。時青。滕陽人。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穆延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寫奏告急。金

圭命左監軍承錫將中山眞定軍左都監烏庫哩慶壽河北西路明安人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字子賢遼陽人徙益都運糧大名行省富珠哩舊作孛朮今改德裕本名富拉塔隆安路明安人舊作蒲剌都今改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承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旣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字子安清安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旹之旨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

穆延盡忠擁重兵以守中都不能誓志嬰城已乖大義且聞留守之議而不從刱宮城之燬而不顧忍於紿其妃主挈眷奔逃其罪莫然可逭乃敗歸至汴宣宗不繩以棄城失律之條轉復授之相位賞罰倒置尚何以統衆力哉

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于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謂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于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冬十月。夏取金臨洮。

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蒙古主駐軍魚兒濼。在今鑲黃旗牧廠故興和城西。金史地理志柔遠縣有大魚濼即此。遣僧格巴圖舊作三哥拔都今改正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㵎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在祥符縣西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氷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薩木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薩木哈恥于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上。議遂不成。

十一月。復遣使如金。

列國之事皆當以勝國爲殷鑒惟宋則汴京淪喪即屬前車助金滅遼遼甫亡而東都之大局盡失兹復用元圖金金受患而南渡之一綫並亡覆轍相尋況迷不悟徒云恤宗社之恥其如宗社並不可保何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鑰字晦伯建陽人。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以眞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于金人。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値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天亡金。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而不絶之哉。且重于絶之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于將亡之金。而不能不啟釁于方興之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句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寇。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壞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彊之志。恢立武之經。則大勢舉矣。四曰

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徵。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警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身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于終篇。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丙子 九年。金貞祐四年。春二月甲申朔日食。

東西兩川地大震。

夏四月金以胥鼎字和之。持國子。爲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嚕阿嚕代圖克坦拜札。按必嚕阿嚕代。舊作必蘭阿魯帶。圖克坦拜札舊作徒單百家。今改。後仿此。帥兵萬五

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固珠（舊作僕散揣吾出今改後倣此）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

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侯摯（字華芝東阿人）討殺之

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兖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已而摯遣兵擊劉二祖餘黨執霍儀斬之其衆皆散）

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

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珠赫呼高琪曰。臺官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金胥鼎敗蒙古于平陽。復潼關。

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金人遂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

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羣盗有功。屢遷知中山府。至是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鬭。能得衆士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字德剛。定興人爲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事。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春正月。金主謀伐夏。不果。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人。付圖們和摶舊作佗滿胡土門。今改。後仿此。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爲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餽運爲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鼎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地震

二月。金尚書省請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

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三月。金以武仙人。威州同知眞定府事。

金石海據眞定叛。威州刺史武仙率兵斬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故有是命。

夏。四月。金人分道來侵。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李珏。字元暉。吉水人。董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

招撫使。遂陰謀南侵。珠赫呼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帥師南侵。遂渡淮。取光州中渡鎮。（在光州光山縣淮水旁。）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攻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本姓郭。以功賜姓。）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趙方、李珏、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爲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許古。字道眞。獻州交河人。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

五月。趙方遣統制扈再興（字叔起。淮人。）鈐轄孟宗政（字德父。絳州人。）等。

救棗陽。金人敗走。

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字武仲。）葵（字南仲。）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在襄陽縣北。）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壽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

昔蜀漢之於吳不可謂非讐也然諸葛相後主先修好於吳以與魏敵夫豈忘棄先恥者哉特以與吳競則魏必合吳吳未亡而蜀先斃棄怨即好所全者大宋之視金室雖較蜀吳之仇爲深然其勢則不甚相若宋是時內度國勢旣不足以自強外度元兵方當盛其日偪乃不顧輔車之依馴至腹心之潰其禍實由自取趙方雖稱良將而智識不足事昧先幾其能免於僨國之責邪

六月。詔伐金。

下詔伐金。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蒙古以穆呼哩爲太師。經畧山南。

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之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鴻吉哩舊作宏吉剌。今改。等十軍及番漢諸軍直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注俱見前。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瑨從穆呼哩爲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穆呼哩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

夫。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涼。

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李全率衆來降。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考李全降宋。宋史寧宗紀。及李全傳。俱在嘉定十一年。續綱目乃書于十年七月。而于分注之末。則又仍全傳舊文云。東海馬良等。轄轤漣水。全等生羨心焉。似尚未歸附者。敘次殊不明晰。今依宋史改書。并改輯。

先是。知楚州事應純之。密奏山東羣盜歸正。中原可復。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爲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克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已而全

及其兄福裴金皆密青州皆克之純之見北軍屢捷遂密聞于朝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淮制置李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于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來歸李全等生羨心焉至是金至漣水舉衆歸附遂有是命

二月金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

宗政權棗陽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于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薩布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立濠外飛鋒鏑以綱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

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此東陽之白水即漢光武所興地非來自南陽之白河也又荊名滾河下流入漢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人焚大散關入皂郊堡在秦州西宋置有皂郊博馬務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將兵復之進攻秦州至赤谷即赤峪川在秦州南元統志皂郊堡下視赤峪川即此而潰

金完顏阿林入皂郊堡兵死者五萬人逾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完顏贇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人入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與元都統吳政敗之

張柔非奉命不可謂討且
其後又降蒙古故正書法
曰執

乃去。

金人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將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十萬軍實不可勝計復攻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攻黃牛堡。前。注見 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五月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襲之。至紫荊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

道潤素與瑀有隙。互相攻擊既而瑀詐爲約和道潤信

忠孝不兩立張柔之言諺

之。瑀遂伏兵刺殺道潤。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代領之。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得除道潤。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荊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即今狼牙口。在正定府阜平縣東北。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

其王陵歸漢尚包被惑前事昭昭苟能自盡其忠實亦無慚於孝柔既爲金臣則當爲金盡節何得因一時挫衂而藉口苟免乎厥後領兵而向爲敵前驅可知其就降不過偷生而全孝益爲文過耳史稱柔爲當日名臣顧大節已虧他復何論

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金國安用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府事。

秋八月。蒙古穆呼哩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庫哩德升本名哥爾錦益都路明安人。等死之。

穆呼哩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字君美。河津人。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嘆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恩徹痕隆安府明安人。按恩徹痕。舊作訛出虎。今改。後倣此。守汾州。元帥右監

軍納哈塔富拉塔。大名路明安人。按此又一富拉塔。與卷前行省。係兩人。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冬。十二月。金主遣使來求和。不納。遂遣其太子守緒。原名寧嘉素。金史作寧甲速。今改。後倣此。會兵來侵。

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廼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布薩安貞爲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己卯十二年。金興定三年。春正月。金人復侵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

政既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注見前。都統李貴遁還。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沔州都統張

威。字德遠。成州人。使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今漢中府沔縣有三泉故城。宋于此置大安軍。元爲州。後改縣。明省。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圖魯安。舊作巴土魯今改。金人乃遁去。

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

完顏鄂和舊作訛可今改正。帥師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

以曾從龍字君錫。公亮四世孫。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字伯起。眉州人。從邵武。簽書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爲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爲百代絶學之倡尚未賜謚乃上言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從龍尋叅知政事

金人入洋州竄董居誼于永州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遂破金人焚其城而去居誼自利州遁還詔竄之

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

三月金人侵淮西知楚州賈涉字濟川天台人使李全救却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遂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

麻城。隋縣。今屬湖北黃州府。自濠州攻和州之石磧。在州東北。自盱眙攻滁州之全椒來安。南唐縣。今屬滁州。及揚州之天長眞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爲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要赫德。一名志。本出親軍。按要赫德舊作牙吾荅。今改。後仿此。駙馬布薩安貞連戰于化湖陂。在鳳陽府懷遠縣南。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

因致所得金牌于涉詭云。殺駙馬布薩安貞所獲涉請于朝。乞如約受賞。遂投金廣州觀察使。而安貞實不死也。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劍門。福遂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劍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卽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

敵、其修城無異臨渴掘井本不得謂之善策宣宗詰責高琪頗當事理迺工築既畢不過繕備之常何功足錄乃竟賞以金鼎紀以穹碑何與前說自相矛盾耶

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爲宣撫。卽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始安。

金築汴京裏城。

初。珠赫哷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與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陞一等。于是平陽判官完顏阿拉舊作阿剌。今改。後倣此。左廂議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

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北郡縣多降蒙古。

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在定州曲陽縣西北孔山上。志云。山半一孔。前後洞徹。故名。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令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

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金置。今爲縣。屬保定府。下之。于是祁陽金河北西路州縣。無祁陽。當作祁州。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槍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槍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隋縣。明省。故城在今正定府晉州。深澤漢縣。今屬保定府。寧晉唐縣。今屬趙州。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

福衆薄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丙命斲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

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班師。還治利州。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

金帥完顏鄂和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壙石工。晝夜搯城。運茀葦。直抵圓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隕。穿井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刳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攻。金兵墜死燎焰甚衆。

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時金已頓兵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

隷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瀼當作淯河即白水注見前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鄂和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在棗陽縣西北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秋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

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能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

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卽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陜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尙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蒙古伐西域諸國。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降。詔以林爲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克齊州。比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懽。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冬。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時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全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右丞相珠赫呼高琪以罪伏誅。

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乣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摶多厚撫乣軍而摶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卓蹉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摶多二人也摶多節穆延盡忠

蒙古攻高麗降之

烏合之衆不足與圖功金封王福等九人爲公張甫或謂余此舉殊爲有識非確論也蓋河朔近地不可視爲甌脫羣盜相雄豈能資其屏蔽當日分彌錫土計安磐石不久而或敗或亡九人中無一能保全境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爲鄉導。共攻其國。國王瞮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絶。

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鄧州。皆不克而還。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

夏。四月。金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

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計。翰林承旨圖克坦高等十六人請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

士建豎功名者其亦何益於國哉

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伊喇光祖（字仲禮本名巴噶伊錫部人按伊喇舊作移剌巴噶舊作八狗今改）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罷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額爾衮必喇明安人按額爾衮必喇舊作訛魯古必刺今改）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修縣隸之。河間招撫使伊喇重嘉努。以戰

功賜姓完顏氏。按伊喇重嘉努舊作移剌眾家奴。今改。後倣此。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為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賜姓完顏氏。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之。遂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字振之太原人。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字景山營州人。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布木凱本張開。賜姓。按布木凱舊作伯開。今改。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本莒州提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

除巳盡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已而王福降于張林靖安民為其下所殺燕寧與蒙古戰敗死胡天作降蒙古尋被殺伊喇重嘉努不能守河間與張甫同保信安久之郭文振亦不能軍徙居衛州布木凱部曲離散為民家所殺　武仙事詳具後

六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于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

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忠義軍統轄。

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烏庫哩仲端（本名博濟，字子正。按博濟舊作卜吉，今改。）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金嚴實（字武叔，長淸人。）據青崖崓（卽青崖山，在濟南府長淸縣南，崗巒綿亘，崖谷常淸，故名。）以魏博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淸縣令嚴實爲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崓，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珙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

內附。拱奉實欵至楚州。賈涉以聞。賓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于是太行之東。皆受賓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呼爾囌咸平府明安人。按呼爾囌舊作胡里綱。又作蒙古綱。今改。後仿此。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依宋史李全傳改正。續綱目誤作汶水。今而砦。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鄂博台按鄂博台舊作斡不答。今改。後仿此。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

馳槍突鬬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淸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攜鎭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

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議和

金恒山公武仙以眞定降蒙古穆呼哩以史天倪權知河

金是時雖不及大定以前之盛使能發憤自强猶足以自守何至效宋家柔懦

之習動輒議和使蒙古敢
於侮慢相加宋人又復依
違無據至西夏悖好負德
更不應向其下氣輸情徒
然示弱而不足以抒患是
忘己之先人所以制人者
即用人之受制於己之下
策而反受制於人不亦大
可哀乎

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穆呼哩兵至滿城。使蒙古布哈。舊作蒙古不花。今改。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即古鴻上關。在今保定府唐縣北。適武仙所遣將葛鐵槍與之遇。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麤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穆呼哩善之。即下令禁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

夏遣其樞密使甯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注見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下城。在鞏昌府岷州北。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洒州。與下

天水。注並見前。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鎮名。在鞏昌府西和縣西北。與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統制田昌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注並見前。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于是諸將遲疑不進。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遠城。宋置軍。金為縣。元省。故城在蘭州府金縣。王仕信克鹽川鎮。宋置寨。後改鎮。在鞏昌府漳縣西北。程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定遠退師。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注見前。引兵還。諸將皆罷兵。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于西和州。罷威官。

蒙古遣使如金。

蒙古主遣達呼舊作塔忽今改報金。謂烏庫哩仲端曰。向欲汝

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則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

冬十月金以時青爲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

青先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爲濟州義軍萬戸後隨李全來歸處之龜山在泗州盱眙縣東北寰宇記禹治淮獲水神無支祁鎖之龜山之足即此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赫舍哩要赫德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封青爲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

穆呼哩既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崓、

金人襲蒙古穆呼哩于濟南、大敗、穆呼哩進圍東平。

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在開封府儀封東北、與山東曹縣接界。為河防要害。）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衆。穆呼哩遂進破楚邱、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履之子。）進庚午元歷。

楚材、貞祐初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破、遂降蒙古。蒙

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耶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元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之兆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其軍

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于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挾

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爲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時青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已而青入泗州西城金人來救青敗乃還。事在明年。



